

淮安府志（光緒）
五

ISBN 988-978-316-9



二〇〇六年三月

中國海疆舊方志

選題組織策劃：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者：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者：蝠池書院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旺角花園街二十六號好景商業中心二十三樓二三〇九室

電話：〇〇八五二一六五五九二三七〇

傳真：〇〇八五二一三三八七九〇〇

定價：人民幣 九五〇〇〇元（全書共三百一冊）

淮安府志卷二十八

山陽縣人物

漢

臧洪字子源父早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拜为揚州刺史早有率丹陽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人患等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自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郎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

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尙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萬人呂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畱見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卽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遂皆相善邈旣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旣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旤加至尊毒流百姓

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佗陳畱
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
凡我同盟齊心一力呂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
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
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
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眾乖敝時討虜校尉公孫
瓚與大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
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
與結友好呂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
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眾和欲與

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
但坐列巫史禱羣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
已投於河眾遂潰械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
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
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
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
違福取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
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
難自已眾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
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

人陳琳曰書譬洪示其旤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闕相思
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
日不遺比辱雅況述敘旤福公私切至曰子之才窮該典
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曰捐棄翰墨一無所酬
亦冀遙忖褊心麤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
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
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
主人之旗鼓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不覺涕
流之覆面也何者自曰輔佐主人無曰爲悔主人相接過
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

卷之三

三

三

州被侵郡將邁尼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
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
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
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己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
戰矣昔張景明登壇歆血奉辭奔走卒使韓馥讓印主人
得地後但曰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
受夷滅之醜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
所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曰詐求歸可
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
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是曰鑒戒

前人守死窮城亦曰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
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曰爲屈節
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
曲筆曰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金城之固驅士
人之力殲三年之畜曰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曰悅天下
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
燕旅力作難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
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
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曰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
高祖取彭城於鉅野光武剋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受命

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旣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尙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啟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

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眾又殺其愛妾呂食兵將
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
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
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瞑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
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
多殺忠良呂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畱爲兄則洪府
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眾觀人
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爲服乎紹本愛
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
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

卷之二十一

二

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義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爲容願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魏

陳琳字孔璋靈帝時爲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詔四方猛士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

諫進曰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日捕雀夫微物且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搃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鑪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佗大兵合聚疆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取旤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魏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文帝爲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琳與高平王粲北海徐幹陳畱阮瑀汝南

卷二十一

二

應瑒東平劉楨並見友善太祖並以琳瑯爲司空軍謀祭
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瑯所作也琳嘗作諸書及檄草
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
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以建元二十二年卒

三國志琳附見王粲

傳中稱爲廣陵人後漢書臧洪傳稱琳爲洪邑人而不爲立傳按是時射陽正屬廣陵郡如荀氏之稱潁川皇甫之稱安定舉其本郡略其縣邑耳今兼采陳范二書錄其行事如此

唐

吉中孚少爲道士後登博學弘辭科授校書郎與盧綸韓
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崱耿漳夏侯審李端俱以詩名號
大歷十才子貞元初知制誥與陸贄韋執誼吳通元等同

視草官至戶部侍郎妻張氏亦工詩

趙嘏字承祐會昌二年進士大爲名流賞異宣宗嘗索嘏詩首卷題秦皇云徒知六國隨斤斧莫有羣儒定是非不悅由是名位不顯終渭南尉有渭南集三卷行於世初杜牧誦嘏詩長笛一聲人倚樓之句吟咏不已世遂稱爲趙倚樓云

孫泰少師皇甫穎有節操泰妻故姨女也初姨年老以二女爲託曰長女幼損一目汝娶次者可也姨歿泰卒娶長女或問之故曰是有廢疾非泰何適時以此義之一日於道市鐵鐙洗之知其銀也還其主人而歸中和中移家義

興以錢二百緡購別宅而命宅主他徙宅有老嫗長慟詢之曰兩世舊業一旦屬之他人是以悲耳泰慨然曰適有書已別除官自不能駐此也所居仍令爾子守之言訖而去年九十乃終子展進士及第爲梁省郎

五代

劉金唐光啓中江淮兵亂從鄉酋李章保曲谿章死金代有其眾楊行密營廣陵金盡以其眾附破秦彥金有力焉文德初從攻趙鏐於陵陽明年金度鏐必遁思以計禽之因僞與鏐通好約爲外應鏐大以金帛爲遺復夜迎金入臥內許妻以女金歸營慮鏐兵盛出不能制乃遣人臨城